

「香港」梁羽生

江湖三女俠

沧浪



江湖三女侠续集

沧浪客 著

(陕)新登字001号

责任编辑 王大伟

封面设计 周舟

江湖三女侠续集

沧浪客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8印张 380千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套

ISBN 7-224-02287-X / I · 558

定价：9.80元(套)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乡野庄稼汉	(4)
第二章 麻子赌局	(26)
第三章 绝学外传	(44)
第四章 故旧夜访	(52)
第五章 绝代红颜	(67)
第六章 神秘黑衣客	(82)
第七章 南京分舵	(101)
第八章 胭脂井鬼影	(120)
第九章 孝陵幽魂	(136)
第十章 胭脂井下	(156)
第十一章 卧虎藏龙相国寺	(172)
第十二章 两个武林女人	(195)
第十三章 蛛丝马迹	(216)

第十四章	僧仇	(234)
第十五章	玉龙谈佛	(250)
第十六章	花子帮	(268)
第十七章	马家旧识	(288)
第十八章	绝毒黄梁散	(304)
第十九章	卧龙岗奇遇	(321)
第二十章	金花奇蛊	(336)
第二十一章	痴心女薄幸郎	(353)
第二十二章	曲径通幽	(371)
第二十三章	放蛊的俏女人	(387)
第二十四章	绝色与诡计	(404)
第二十五章	奇特姻缘	(423)
第二十六章	肠断赤壁	(444)
第二十七章	侠女相会	(465)
第二十八章	武当惊变	(492)
第二十九章	武当金顶	(514)
第三十章	金顶谈心	(533)
第三十一章	但愿青灯黄卷	(542)
第三十二章	飘然独行	(554)

虞 子

似水柔情，如花美眷，千秋佳话人争羨，依人燕子又归来，沧桑易变心难变。

柳絮轻扬，春风拂面，词笺不写人间怨，江南塞外一般同，碧波深处鸳鸯见。

这首踏莎行，写尽了江湖三女侠美好的过去。

甘凤池、吕四娘等刺杀了雍正以后，在杨柳青家住了几天，各各散去。

冯瑛、冯琳两姐妹和唐晓澜、李治回转天山。

吕四娘和沈在宽结婚后隐居邛山，习武修文。

甘凤池则成了一代武学大师，门徒逾千，贤者过百。

其实，这都是因了梁羽生大师惻隐之心，吕四娘等人的命运，根本没有如此美好。细心的读者也许会记得，梁先生有一首自题《江湖三女侠》的词，调寄《菩萨蛮》：

剑胆琴心谁可语，江湖飘泊怜三女。弹指数华年，华年梦似烟。

遥天寒日暮，寂寞空山路。

踏遍去来枝，孤鸿独自飞。

如此深沉的寂寞，如此凄冷的孤独，哪能“江南塞外一般同”？哪能“词笺不写人间怨”？

根据裨史记载：

事实是：吕四娘等刺杀的根本不是雍正，而是锦衣卫中一个酷似雍正的替身。

其时雍正帝位已初步稳固，施用严刑酷法统治天下。民

间义士，在高压之下，起事已大不易，大都销声匿迹。更由于湖南蒲潭人氏曾静的叛卖，明朝大儒吕留良的学生们，将被逮杀殆尽，复明志士失却了精神领袖。

但是，雍正也有心腹之患，那便是他的老弟，十四贝勒允禔，也即康熙正式下诏传位于斯的第十四皇子。

雍正在畅春园扼杀乃父康熙，急匆匆登基之时，虽然把九贝勒允禔，十贝勒允禩革去了爵位，交宗府审问，但掌握兵权的十四贝勒允禔却和博格图一起，带着二十万精兵，远行到了青海。这位乃弟真像卡在他喉结处的骨鲠，弄得他寝食难安。但因鞭长莫及，加上江湖甫靖尚有许多急事需待处理，所以只能让允禔这只老虎蛰伏于边陲。

甘凤池、吕四娘大闹皇宫，多次行刺，早使他恨之入骨，如今大权在握，哪有不报复之理？就在吕四娘等拿着雍正的假人头，来到杨老英雄隐居之处时，三千御林军和一百四十三名大内高手已经尾随而至，把杨柳环回的小坡围个水泄不通，屋后的冻河里，还一字排着几十艘布满弓箭手的战船。

一场恶战，惊天地，泣鬼神，甘凤池、吕四娘、冯瑛、冯琳、唐晓澜、杨柳青等个个武艺高强，从上灯时分战至次日黎明，御林军被斩杀过半，冻河成了一泓血水，大内高手也已损失四分之三。但毕竟寡不敌众，甘凤池身中八十多箭，当场身亡，吕四娘、杨柳青、冯琳三人身受重伤，跌入冻河，被滔滔河水冲卷而去……。只有冯瑛和唐晓澜闯出重围，不知去向。

雍正听了手下的禀报，龙心当然大悦。吕四娘这一伙，折腾了他好多年，如今总算作了总结。今后，可以集中精力对付允禔了。

想到允禔，他又想到了年羹尧，想到了那份被隆科多篡改过的遗诏，他当然后悔起来：当时为了安全起见，他把这份遗诏交给了年羹尧保存，谁知道年羹尧竟会“功高欺主”，不把他允禔放在眼里，使他不得不罗织九十二条罪状，将他处死。在处死年羹尧的时候，又忘记了取回遗诏，待到想起，这份遗诏已杳如黄鹤，据密报，是年羹尧的儿子年寿秘密带走了。

他听年羹尧说过，吕留良的门生曾静，曾要吕四娘等人辅佐允禔，利用十四贝勒的力量，打击允禛，引起内哄，削弱大清的权力，撼摇大清的基础。如果这份遗诏落到允禔手里，由允禔诏告天下，公布自己篡诏篡位，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这是雍正元年。也就是韦小宝的密友“小玄子”遇难周年之际。

第一章 乡野庄稼汉

雍正十一年！

在河北宛平县，芦沟桥西，有个狭长但不偏僻的山谷，那地方被当地的人叫做长沟峪。

长沟峪地并不大，但由于它临近宛平，所以这地方算得上颇为热闹，小村镇上总有百十家住户。

这百十家住户并不单纯，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有猎户、有农家、有终日拨算盘的商人，也有享清福的大户。

小户人家靠自己，大户人家则靠别人。

怎么说呢？大户人家是乡绅之流，有房有产，有田有地，住着自己的房屋，把田地租给佃农，待在家里呼婢唤奴，称老爷，称夫人，享清福，不做事，到时候一趟租收下来，就够过上半年的。

小户人家则不同了，凭劳力，靠双手养活一家老小，一天不干活、不做事家里就没米下锅没饭吃。

可是也有小户人家例外，像这样一家——

这一家座落在镇东，宅院挺大，但很破落，墙塌了，门环锈了，门上的漆也剥落了，可能是个大户，如今没落了！

后院，那儿有片菜园子，不大，也只种着几种常见的蔬菜。

门前有一株华盖一般的大树，大树下一大片阴凉，凉风习习。热天村子里的人都喜欢跑到这儿来纳凉打盹，倚着树

一躺，把草帽往脸上一盖，确实比睡在家里床上还舒服。

那荫凉里，四根竹子，一块木板支成了一个架子，那是个小摊儿，摊儿上没别的东西，只在铺着的一块白布上，摆着笔墨纸砚文房四宝，很难看出是干什么的。

而在这个小摊儿之前，却像长蛇阵似的排着十几个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穿布衣裳的，也有穿绫罗绸缎的，这么多人，满脸的焦急，却没有一人说话！

在树根下，铺着一块草席，草席上躺着个人，穿着褂裤，扎着裤腿，一顶帽子盖着脸，不知道那是谁？

就是这么一幅画面，这么一幅景象！

突然，一声干咳划破寂静，有人开了口，那是排在摊前最前面，那位穿着气派，脸色红润的胖老头儿！

他半转身子往后看：“旺大爷，你央央兴哥去吧！咱们等了老半天了！”

从后面，走出了个身形瘦削，背佝偻，白了头发胡子，穿一身布褂裤的老头，他颤巍巍地走向树根下，把腰变得更低了些，轻轻叫道：“兴哥，兴哥！”

叫了两声，草席上那个人一动没动！

没奈何，老头伸出粗糙的手推了推：“兴哥，兴哥！兴哥！……”

草席上那位有了动静，在梦中“唔”了一声。

老头儿趁势忙道：“你醒醒，你醒醒！”

地上那位伸手掀去了盖在脸上的帽子，一挺腰坐了起来，那是个肤色黝黑、浓眉大眼的十八九岁少年。

他揉了揉眼，“哟！”地一声，道：“是旺老大爷您哪！大爷，有什么事儿？”

“什么事？”老头儿手往后一指，嚷嚷着道：“你小子只知道在凉快地儿睡觉，也不睁眼瞧瞧摊儿前排了多少人，等了老半天了，还不快请……”

那黑少年一咧嘴，道：“老大爷，可没人打锣叫他们来是不是？”

老头儿瞪着眼道：“是啊！大伙儿都是自己来的。”

黑少年笑道：“那排着等能怪谁呀！您不是不知道我师父的脾气，他是非等李瘸子来要钱才肯出来看几个，不会先回家么？待会儿再来！”

“哎呀！”老头儿苦着脸道：“还说这话，你又不是不知道，来晚了一步今儿个就轮不着了，大伙儿都是熟人儿，兴哥，老大爷央央你……”

“天！”黑少年一摇头，道：“他们就知道我怕您这一套，行了，老大爷，您请摊儿前等着吧！我进去瞧瞧，话说在前头，可不一定成！”

老头儿忙道：“你只要跑一趟就行，你只要跑一趟就行！”

黑少年霍地跃起，一溜烟般奔进了那两扇破大门。

进了大门，他穿院子，过画廊，来到了后院，屋后那块菜园子里，正有个人在浇菜！

那个人头戴一顶草帽，身材颇长，穿着一身褂裤，还卷着半截裤腿。看背影，他不像个种菜的，因为流露自他那颇长身形里的，是跟一般人不同的东西，可是不同在哪里，却又令人说不出来！

黑少年到了他身后，隔一丈站在了那儿，没再往前走，也没有说话，只静静地站在那儿。

好半天，那人浇完了两桶水，才停了手，但没转身地突

然开了口，话声清朗，中气十足：“好好的觉不睡，进来干什么？”

黑少年嘿嘿一笑，道：“我怕您累，所以进来替替手来……”

“耍嘴。”那人霍地转了过来。好相貌，长眉斜飞，凤目重瞳，三十出头年纪，脸色黑黝黝的，带着刚强历练，挺直的鼻子下，那唇上，还留着两撮小胡子。

他转过身，一双炯炯有神的犀利目光直逼黑少年：“实说！”

黑少年一伸舌头，咧嘴笑着说道：“是，师父，是旺大爷要我……”

那汉子道：“叫我出去看几个？”

黑少年点了点头。

那汉子道：“实说不就行了么？”

一丢手中长把水瓢，接道：“瘸子小李来了么？”

黑少年摇头说道：“没有，师父，小李今天还没来！”

那汉子一皱眉，道：“那你进来叫我？忘了我的规矩！”

黑少年噤着说：“我刚才说了，是旺老大爷叫我……”

那汉子笑道：“你心里过意不去，是么？”

黑少年怯怯地点了头，道：“师父，您瞧瞧去，人家排长龙站了老半天了。”

那汉子道：“我知道，你也该知道，我为什么摆这个摊，那完全是为了小李他们那几家老少几十口，挣来的钱，我这个手来那只手去，从没有留一分，也从不多挣一分。”

黑少年点头说道：“我知道，师父，我这就告诉他们去！”

“慢点！”那汉子一抬手，道：“我跟你出去，带路！”

黑少年乐了，咧嘴一笑，应了一声是，转身飞步奔去！

那汉子双手在衣衫上抹了抹，迈步跟了出去。

黑少年头一个跑出了门，排在树荫下的那些人立即起了骚动，那老头儿越众而出，冲着黑少年直谢。

黑少年咧嘴笑道：“老大爷，别谢了，明天给我捎几个窝窝头来就行了！”

那老头儿一瞪老眼，道：“你小子就惦记着吃！”

黑少年笑道：“谁叫老大娘做的窝窝头好吃，吃一个想两个，今儿个吃了想明天。您要是一天给我三个窝窝头，山珍海味我都不想了！”

那老头儿笑了，笑骂之中带着真诚、热情：“馋嘴，行了，我明天就叫大妞给你送几个来！”

黑少年一听大妞红了脸，忙道：“老大爷，您可别叫大妞来，我怕她……”

“怕她？”老头儿瞪眼说道：“大妞又不是会吃人的母老虎，那么大小子，怕个姑娘家，真有出息，怕你就别吃！”

说着，转身走了回去。

黑少年黑脸上泛起的羞红中带着喜悦，他笑了！

这里，那汉子坐在摊儿后，黑少年定了定神，扬声叫道：“袁老爷，第一个是您，您先请过来吧！”

排在最前面的那乡绅打扮老头儿忙走了过来。

黑少年这里才要递椅子，突然他直了眼，叫道：“师父，您瞧，小李子来了，干什么跑这么快？”

是不错，远处，大太阳下，一个衣衫破烂的年轻人，瘸着腿，连拐带跑地往这儿来了。

那汉子忽地喝道：“别站在这儿，快扶他去！”

黑少年身手好利落，腾身一个箭步窜出去老远，迎着那衣衫褴褛的瘸少年奔了过去。

他搀着那瘸少年到了摊儿前，瘸腿小李子跑得满头是汗，上气不接下气地直喘，张着大板牙，朝天鼻子还一掀一掀地，一边抹汗，一边说道：“太叔，我，我告诉您……”

那汉子摆手说道：“小李子，先歇歇再说，小黑，扶小李子阴凉地儿坐坐！”

黑少年尚未动，瘸腿小李已将头连摇地道：“大叔，我不碍事，我不碍事，我对您……”

那汉子截口说道：“大爷大娘他们好！”

瘸腿小李忙点头说道：“好，托您的福，大叔。”

那汉子道：“没钱用了？”

“不，大叔。”瘸腿小李摇头说道：“昨天拿回去的还没用完呢！瘦大爷家买了口锅，麻大妈给她媳妇买了块花布，还有……”

那汉子道：“那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小李，先坐坐去，等我做完了生意再说！”

“不行，大叔。”瘸腿小李急了，忙道：“我非先说不可！”

那汉子眉峰一皱，道：“好吧！你就先说吧！”

瘸腿小李咽了口唾沫，喘着说道：“大叔，我对您说，有人找您……”

那汉子微微一愕，道：“有人找我？谁？”

瘸腿小李道：“大叔，是县城衙门里的！”

黑少年叫道：“县城衙门里的？小李子，你没有弄错吧！”

那汉子笑道：“小李大半是弄错了，我一无官亲，二无官友，更没做过坏事儿，像我这个安分守己的庄稼汉……”

“不，大叔。”瘸腿小李一摇头，瞪着眼忙道：“我没有弄错，您不是姓咸么？”

黑少年忙道：“小李子，放你的……唐，不是咸！”

瘸腿小李张着大板牙，不好意思地笑道：“大叔，您瞧我有多糊涂，老弄不清楚……”

黑少年方待开口，被那汉子一眼瞪了回去，那汉子道：“小李子，说你的。”

瘸腿小李忙道：“大叔，是这样的，刚才我在村里帮麻大妈磨豆汁儿，家里进来了两个衙门里的差爷，他俩一进门就扯着嗓子嚷嚷，‘喂！你们这儿有个姓唐的么？我突然想起了您，我就告诉了他们……’”

黑少年道：“小李子，你好快的嘴！”

瘸腿小李一怔，道：“怎么，小黑，难道我不该……”

那汉子拦过话头，道：“小李子，这附近姓唐的不止我一个，怕是……”

“不，大叔。”瘸腿小李道：“他们找的那个姓唐的准是您！”

那汉子“哦！”地一声，道：“怎么见得准是我？”

瘸腿小李道：“他们说他们要找的那个姓唐的个子高高的，不胖不瘦，三十来岁年纪，找遍了河北都没找到……”

那汉子道：“结果却让你帮了他们一个大忙！”眉峰一皱，接道：“只是，他们找我这个庄稼汉干什么？”

坐在摊儿前那乡绅打扮老头儿，突然奉承地笑道：“八成儿是县衙里听说老哥满腹的诗书经纶，要来请老哥去做官的……”

瘸腿小李猛一点头，拍着巴掌叫道：“对，对，八成是，八成是，大叔要做官了，这多好……”

那汉子笑道：“我要能做官，天下的人都能做官了。不过，我要是真做了官，大伙儿该都有好处！”

大伙儿还着实地真乐上了！

一顿话锋，那汉子抬眼望向瘸腿小李：“小李子，县衙里的那两个差爷，有没有往这儿来了？”

“没有。”瘸腿小李摇摇头，道：“听说他已回县里禀报去了！”

那汉子笑道：“看来我的官做不成了，小李子，别耽误我的生意了，正好，你来了，待会儿把钱捎回去，跟小黑荫凉下坐坐……”

话犹未完，只听黑少年低声说道：“师父，他们来了，您瞧！”

那汉子闻言抬眼，眉峰刚皱，瘸腿小李已然叫了起来：“对，对，大叔，您瞧见了么？前面走的那两个，就是刚才那两个……乖乖，两顶大轿，还有骑马的……”

扬手叫道：“差爷，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大路上，两名跨刀差役开道，后面跟着两顶软轿，软轿后面，是四匹高大骏马，鞍上是四名身着便服的中年汉子，个个神采奕奕，眼神十足。

瘸腿小李这一叫，引得那两名差役放腿奔了过来。

那汉子突然低喝说道：“小黑，陪小李子坐坐去！”

黑少年应了一声，挟着瘸腿小李往树下走去，瘸腿小李满脸诧异直挣扎。

那汉子转望摊前，含笑说道：“袁老，您问什么？”

那乡绅打扮的老头儿道：“老哥，县衙里的……”

那汉子微一摇头，道：“你问你的卜，我算我的卦，跟他

们没关系!”

那乡绅打扮的老头儿一怔神，有点犹豫，没别的，只因为那两名跨刀的差役已到了摊儿前!

“喂，你姓唐?”左边那差役打量着那汉子开了口。

那汉子淡然点头：“是的!”

那左边差役道：“你叫唐晓澜?”

那汉子又一点头，道：“也不错，二位有何见教?”

那左边差役道：“大人驾临，还不快去迎接?”

唐晓澜微微一笑，道：“二位，可否容我先做完生意?”

“什么?”那左边差役叫道：“你是……你没听见么?大人驾临，轿子已经到了，天大的事儿也得放下来先去恭迎呀!”

唐晓澜微一摇头，含笑说道：“真抱歉，我就靠这摊儿过活，不做生意吃什么?”抬手一指，道：“二位请看，摊前那么多人等着，我怎好……”

“你大胆!”那左边差役变色喝道：“我看你这个人是个活糊涂了，走，跟我见大人去!还摆什么摊!”

嘴里说着，他探手便抓!

蓦地——

“住手!”

两顶软轿已然停下，一顶软轿前，站着个六十多岁的胖老者，身着便服，他一声沉喝。

那左边差役连忙收手转身奔了过去，近前躬身低低数语。

那胖老者向这边打量了两眼，然后迈步走了过来。

那名差役紧跟身后，手还按着刀柄。

走近前，那胖老者含笑拱起双手：“唐壮士。”

那左边差役道：“大人到了!”